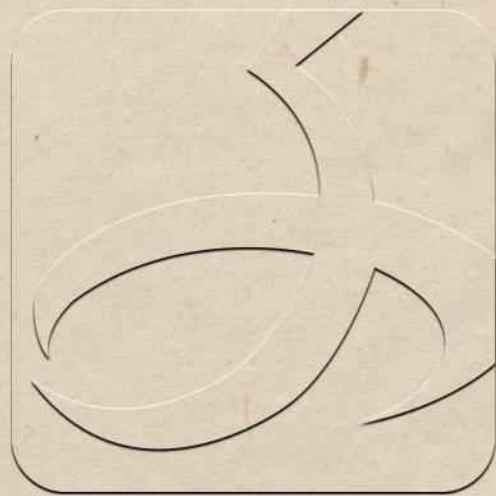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
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
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
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
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
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
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
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
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



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別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表盍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涓濱呂尚之儔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駮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指讓而頌聲作若乃滅獲之乘驢駭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驚則轡急轆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器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髡孺背千金而逐峽越人棄八珍而甘畫黽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

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聰聖言而
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
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
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
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
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
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
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
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
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
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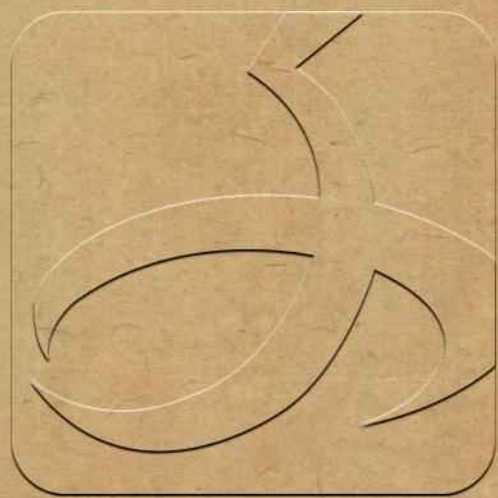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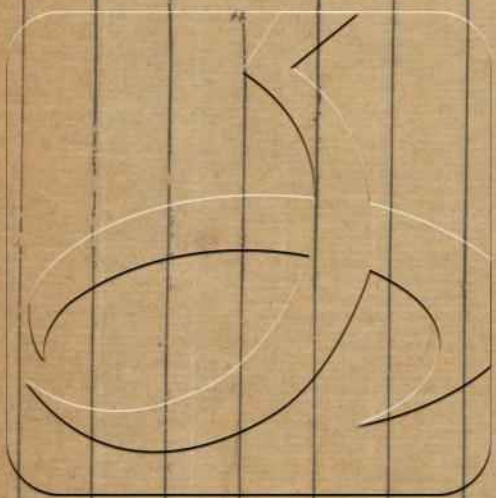
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
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
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晏般于吹獵酒于
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
知竒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
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
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
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
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
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
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而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雖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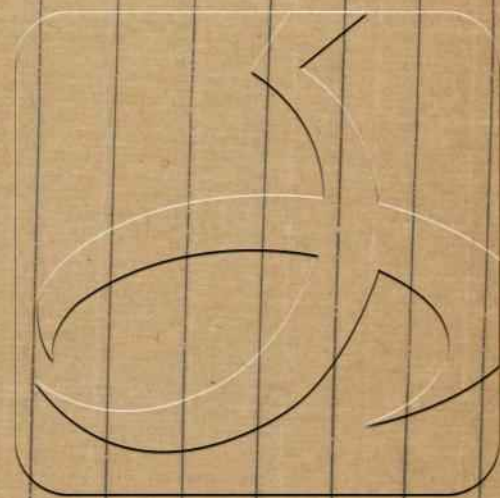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旣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稅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大舟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
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
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
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土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
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
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懼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
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
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致賢爲首

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
且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寫拜昌於張生鄒子
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
從舊寫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
本改寫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作文
簡去甲於公盧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
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
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
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
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
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
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
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
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
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
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
獄著於噬盜繫以徽纆存乎習次然用刑其然尚矣
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
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
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
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立默比隆成
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
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
風扇則枯瘁攬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
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
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
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
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
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
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
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
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抱朴子卷之十四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
立故作刑以肅之班無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
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
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
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
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
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
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
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

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
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
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病之術者杜
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
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
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
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必有罪
而無赦若石磻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
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
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
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
毫末鑽燧意林作端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滅鵠卵未孚
指掌可糜藏本作之所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俯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
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
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
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
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
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虛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
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
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上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明矣至醇既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
 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淩波於意林作盤旋以逐走盜
 揖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
 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常驟霸王以來載馳載
 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
 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

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
 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
 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
 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
 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劒參天而射五
 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袵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為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
 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
 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
 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
 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

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
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
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
者赦其罪所謂土梓瓦葑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
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干將不可以縫
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
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
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
掎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
牧舊寫本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
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

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
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剝鼻盟津之
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孳戮考其所爲未盡仁
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
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
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煖失柄之敗由於不
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
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
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
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
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

役太半之賦間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原注虛狁檢切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絜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

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

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

鳥雀觀亂萌則若薙原注他田之芟蕪原注於慶

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廸令而

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

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

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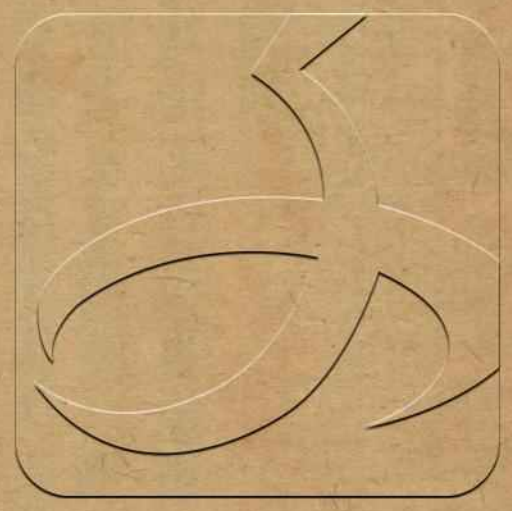
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

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

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搃其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
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疑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
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
之非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
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
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
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
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未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
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
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

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
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
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刑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
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
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
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藏本脫君字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

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
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
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
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
防潰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
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
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
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
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
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駑庸以

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
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
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
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
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
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
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
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
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
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

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鬪昔爲伍清節羞入饕
餚之貫舉任竝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
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禱杌比肩頌
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
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
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
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
賢之君終不知竒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禹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
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
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闕官用事群姦

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
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
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
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
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
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
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
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
之嗤上爲下劬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
議主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僧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腴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罪疑舊寫本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更加罰

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與舉者同罪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

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培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闔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

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
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
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
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
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
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
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
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
者論此是與跽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晉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
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
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
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
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字徧於中州故人士之
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
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
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
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
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
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

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有自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髡蛇於華夏

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

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為斯制乎若試
 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
 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
 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
 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
 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
 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
 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
 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藏本作雜浮面
 而不心揚雄藏本作揚雲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
 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
 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
 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
 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
 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
 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
 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躄恥與共世窮之

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
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
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
長者以搆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
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
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
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
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奔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
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
務本求已而徧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
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濫客疏拙以奴

顏婢瞭

原注來去聲

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

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

利則驚掉見竒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

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向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

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

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

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

藏木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本

離赫奕刀尺決乎

有脫文

勢力足以

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

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

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遠邈之不肖也哉余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
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
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
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
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踣失奔名
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且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藏本此下提行
案文提行者非抱朴子
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

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
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
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
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按常有
何字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比之而
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斧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
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

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

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尙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駭本從虛本加之以天挺篤懶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

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
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
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撻蒲節其沈湎此
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
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
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
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
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
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
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荅曰何
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

交之爲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

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

始之甚易終之竟難藏本作竟難盧本患乎所結非

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

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

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璋燿一味不能合伊鼎

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

積南溟浩瀆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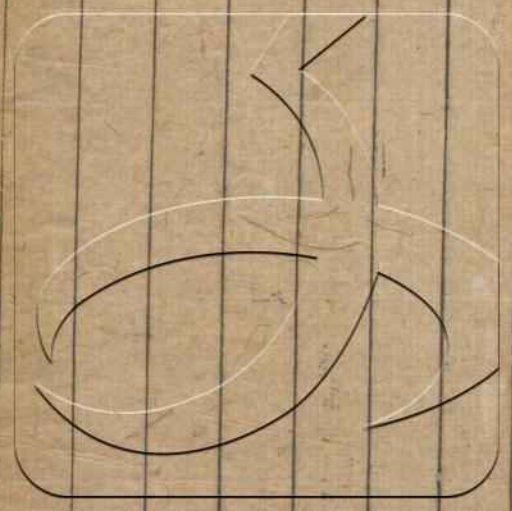
和照則曲影覺矣彙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

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
 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
 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
 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
 之篤不使玉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
 有脫文盧本補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積字從盧本補毀
 虛字未知是否否壞勿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綱
 盧本作凋歎或睡原注五皆原注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
 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
 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
 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

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
 道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冝
 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
 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
 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
 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
 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
 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
 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
 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

亦無以下有脫文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
 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
 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
 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
 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乘
 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
 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
 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藏本
 作反從舊寫本改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

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騷裊

原注於咳切駿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

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

以凌虛鴻鷲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鷄不能電擊

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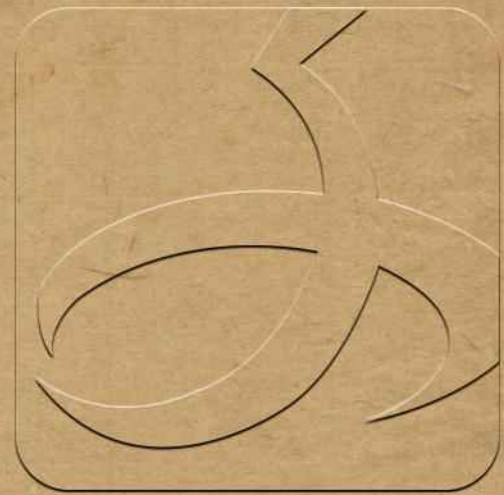
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

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

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

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

顛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



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
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
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
松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鷓鴣之羽彈
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劔不及數分之
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
照疑當作漿舊寫本照字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
空自盧本作魚妄改耳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
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
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
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
萬無一遇因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
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
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
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
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
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
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

重非賈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
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
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
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爲本改取見舉於侏儒暉陽雲和不爲
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
履徑而剝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
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
四門之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眊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
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
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
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
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
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
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人字之良翰乃閭俗之罪
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
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

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疔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劓剝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鑿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竒士扣角而見遇況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刑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原注如權右震切之國疑作闕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畝於是翼亮大夫俟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動蔭當世藏本作已

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

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椳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鸞

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

之枝此下舊寫本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

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

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眇過

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銑

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穡然不能凌扶搖以

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

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

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

吐琳琅於毛舊寫本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

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

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

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鱸鮪不

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

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

襲丹藻以改素競驚矚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

夜從舊寫本改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舊寫本

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

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昧禍福交

錯乎倚伏之閒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

脫遂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之敗

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匡作匠治乎

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

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悅於否

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

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東於萍涅達妙者逍遙

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溢渤解吞百川而不盈鮪

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

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

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冑改

營吾間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

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

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燼而修鳴騶駮不

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能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

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為不高女以自媒

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

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姬范生來

辱於溺簣原注苦怪切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傅說釋築而論

道管子脫極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穉德以

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

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
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
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
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
置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
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
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
改下云非余罪明此
雖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鷦者非
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即常民之
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
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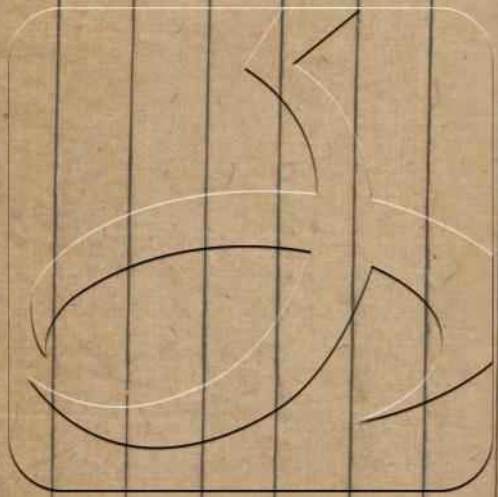
金之貨以索百十

舊寫本盧
本作百十

之售多失斡

原注于毛
七聲

我則未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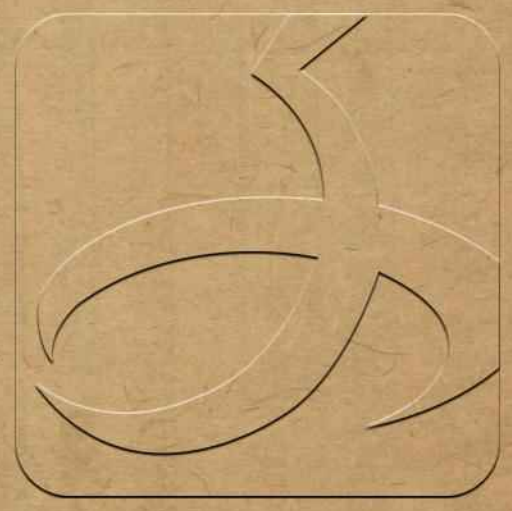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貞八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饜餐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鞠礮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聵故心
 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
 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
 經妙而明不逮竒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
 小志近者濠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
 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

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
 材也則結根於膏肓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
 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
 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藏
 作豫從舊寫本改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
 按本書屢用梓豫失實賈者翠蚪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
 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原注物高切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
 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典側
 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
 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

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
 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
 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
 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
 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
 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竝生苦
 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鴛蹇矯首
 於瑀原注多切輦駮驥委牧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
 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
 亥舊寫本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

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竒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眾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

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剗剗之猶未悛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悵悵原注力尚切也安冑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枿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

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
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
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
不冝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
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
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
俗談細辨不荅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
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
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
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
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

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

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

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

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鞞原注徒鞞原注奴

恣喋馨音高之響芳蕙艾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

不羞醜酪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

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洿濘非夜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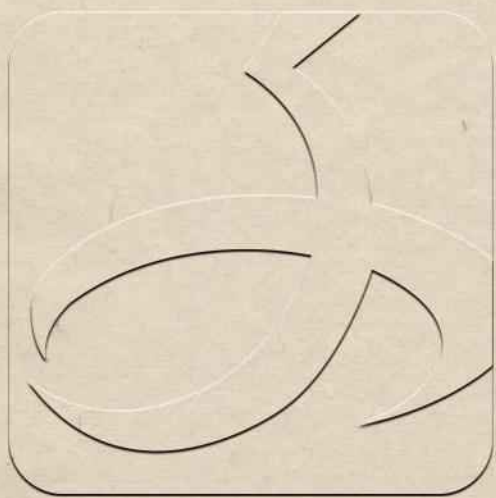
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

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

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聽騰俊民值知已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而宜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繫百札驥駟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嗟
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
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
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
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
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
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71014419

